

序 言

材料是学术之根 事实是理论之源

李宇明

司红霞对插入语的研究，我是熟悉的。从选题分析、相关研究成果梳理、语料搜集，到论文撰写和答辩，我都在尽导师之职。但是，翻阅她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的清样，仍然充满兴致。

她平时用心积累，又利用了语料库，收集到如此丰富的插入语材料。她对270余个插入语进行了详细描写，发现大多呈动词性，中心词多由“说”、“看”、“想”之类充当。她探讨了能够虚化为插入语的若干形式条件，用语法化过程来解释插入语的语义虚化及凝固性，并将

插入语的本质功能概括为表达语言的主观性，从而将插入语的研究带进了现代语言理论的话语环境。

我的兴致，当然来自司红霞论文传输给我的关于插入语的研究成果，当然还包括我所了解的她从事研究的艰辛。但这只是一个“消极的文化消费者”的兴致。一篇好文，一部佳作，不应只传授知识，还应给人以启迪，发人以深思，亦即培养“积极的文化消费者”。我对《现代汉语插入语研究》的阅读兴致，更在于著作对我引起的关于汉语语法学发展的思考。

自1898年《马氏文通》出版算起，中国语法学已经走过了110年的历程。百余年来，语法理论数变，语法体系数建。在这数变的语法理论指导下，发掘出大量的汉语语法事实，抽绎出一些重要的汉语语法规律，并将其归置在这数种语法体系中。但时至今日，不能不遗憾地说，对汉语事实的了解仍相当有限，语料收集不全面，语料观察不充分。司红霞所呈现出的插入语新语料，便是这一判断的脚注。理论的引进、观念的嬗进、演绎性思维，对语法学进展的重要性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；但是最终促进语法学发展的，特别是产生可以影响他人、可以进入普通语言学层面的语法理论，还是靠对语法事实的全面搜集和充分观察。材料是学术之根，事实是理论之源。

红霞能够发现如此之多的插入语新材料，得益于她新的语法观念。这新的语法观念就是超句法。传统的句法分析，插入语在小句中的结构作用很弱，甚至在句法分析的准备程序中，它就是要先被修剪掉的杂碎，因此

引不起传统语法学家的兴趣，事实搜罗用力不够，研究自然也不可能系统深入。而插入现象在超句法领域中则具有重要价值，从形式上看，对句子成分、小句或是句子具有关联作用，从意义和语用方面考察，则多是指向核心句的。传统语法学把句子看作线性结构，而就插入语的指向来看，句子应是双层的，甚至是多层的立体表达系统。须要强调的是，超句法在汉语中十分重要，汉语的复句基本上属于超句法现象。“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”这样的复叠结构，以及许多篇章结构现象，也都属于超句法范畴。对形态不怎么丰富的汉语来说，只研究词法和句法，显然不足。

发现新语料还需借助新手段，语料库便是这重要的新手段。它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观察视野，较之于通过阅读搜集例句，通过语感创造例句，具有显而易见的优越性。而且，语料库能提供多种统计数据，为认识语言现象提供量化参考。语料库对语言学的帮助，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，未被学界充分利用。如何建设语料库，如何利用语料库，如何将语言学成果很好沉淀到语料库中，是学界应积极思考的了。

为学务守恒定之心，脚踏实地，坐得住冷板凳，不事招摇，有花自有芬芳。正如春之玉兰，有《南乡子》曰：“倦诵花间词，未曾望绿芽帮衬。风送晚香君细品。羞招摇，懒惹蜂蝶乱芳心。”

2009年3月29日

于北京惧闲聊斋